

《龚育之回忆: 毛泽东的自我批评》作者: 龚育之

选择字号: [小] [中] [大] 选择字色: [] 选择背景色: []

[<上一页] 回书目 [下一页>]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四、为“红”作界说

作者: 龚育之 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向知识分子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这原是正确的。但是，在反右派、“大跃进”、红专辩论、白专批判等等运动之后，红的要求被庸俗化了，红与专的关系被对立起来了，按照这样的要求法，专会变成所谓的红的牺牲品。请示报告中说：“我们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又红又专，就必须要求他们自觉地用自己的专门知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在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一定要要求他们拿出研究成果来，正如要求农民生产出粮食、工人生产出工业品来一样。但是，目前这方面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和做法……有些单位简单化地把自然科学工作者划分为‘红专’和‘白专’，非红即白，给一些政治上属于中间派（有一部分甚至是左派）、业务上比较钻研的人戴上‘白专’帽子，打击了一些应该团结的人，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红呢？请示报告认为必须明确这样一些认识：

红，首先和主要的，是指人们的政治立场。对党外自然科学工作者红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在首先达到这两条政治要求的基础上，知识分子还要进一步进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但是，应当看到，世界观的根本改造，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艰巨和逐步实现的过程，是自我改造的过程。自然科学工作者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学习时事政策，但是不要要求他们像党政干部、像社会科学家一样，学得那么多，懂得那么细，不可能也不必要要求每一个自然科学家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和社会科学家。要求他们都用很多时间参加各种政治社会活动，不是从大节、从根本政治态度来看他们，而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求全责备，是不对的。

红和专应当是统一的。红必须落实，不能是空空洞洞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考察科学工作者的政治觉悟，必须看到他们钻研科学的积极性。通过业务实践来提高政治觉悟，也是知识分子进步的一条重要途径。

请示报告特别指出：

“当前有一种偏向，而且是严重的偏向，就是有不少同志把红和专看成是相互排斥的，似乎专就一定妨碍红。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在科学工作上有所抱负，积极搞研究工作，即使大是大非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少参加了几次会，少贴了几张大字报，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认为是

今日头条推荐



誓不低头
婆婆凶猛
东北往事1
原来爱情这么伤
寂寞空庭春欲晚

今日热书排行榜

- 1 新省委书记：权利金钱驱使下的官场 ↑
- 2 成人游戏：原名《鬼交》 ↑
- 3 一江山登陆大血战：再揭国民党全线 ↑
- 4 遇艳：一个妻子和兄弟二人的爱情故 ↑
- 5 女行长：阳光下的金融黑洞(全文) ↑
- 6 武警行刑枪手：“红色死神”的生活 ↑
- 7 三个女人组成的：出轨俱乐部 ↑
- 8 门第：到底是谁绑架了我们的婚姻？ ↑
- 9 佳期如梦（全文）：富家公子的报复 ↑
- 10 鹰巢展翼：一个特种兵的铁血历练 ↑

[完整日点击排行榜](#) | [更多排行榜](#)

搜狐读书人气特区



- 言情小说馆 财经小说馆
- 婚姻门诊部 官场小说馆
- 热播影视馆 明星美容课
- 恐怖小说馆 股市完全攻略
- 铁血军事馆 西方畅销小说
- YY小说馆

搞个人主义，就是走‘白专道路’。这样，红，既没有指出正确的方向，专的积极性却受到打击。长此以往，就会红也红不了，专也钻不进去，给工作引来种种损失。”

关于过去批判“白专”的问题，请示报告正式建议说：

“中央曾经指示过，要废除‘单纯技术观点’这种不明确的口号。我们觉得，现在‘白专’这个提法，同样也是不确切的。”理由是，如果一个人政治上是白的，就是说，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那么，批评他政治反动就是了，不必说他是“白专”。如果一个人不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就不应该给他戴上“白”的政治帽子，也不应当说他是“白专”。“‘白专’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好像专和白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只要专，就容易变白，或者如非红专，就是‘白专’。我们建议，以后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

聂总报告的这番分析，对于澄清红专白专的问题，我看是个经典的成果，虽然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却有长远的意义。大家看看邓小平一九七五年在听取科学院《汇报提纲》时候的那篇讲话和一九七八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那篇拨乱反正的著名讲话，看看其中的这样一些话，就会知道“吾言之不谬也”。

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听取《汇报提纲》时的讲话中说：

“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

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科学大会上说：

“‘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

“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

“林彪、‘四人帮’动不动就用‘脱离政治’的罪名来打击科学技术人员，谁要是努力钻研业务，就会被扣上‘白专’帽子。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怎么能把努力钻研业务和白扯到一起呢！”

[◀ 上一页](#) [回书目](#) [下一页 ▶](#)